

(2)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大系

喀喇汗朝
时期的文学

新疆人民出版社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研究会
向自治区四十年大庆献礼项目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铁木尔·达瓦买提

米吉提·纳赛尔

主任:买买提伊明·玉素甫

顾问:买买提·司马义

编委:阿不都热依木·热介甫 何富麟

乌布里·斯拉木 张宏超 柯尤慕·图尔迪

伊明·吐尔逊 谢尔甫丁·乌买尔 刘宾

买买提·吐尔逊·巴吾东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大系》 编辑委员会

(依姓氏的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名誉顾问:铁木尔·达瓦买提

顾问:买买提伊明·玉素甫

主编:刘宾

张宏超

编委:马雄福

李振亚

张世荣

赵国栋

编务:买买提·吐尔逊·巴吾东

伊敏江·艾赫米迪

出版说明

维吾尔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悠久的成员之一。她不仅在我国历史上，同时在古代北方民族史和中亚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维吾尔”族名有过多种音译古称和写法。其先民所居，在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三世纪时可追溯至汉文史籍所载的丁令、乌揭和高车。公元三世纪后，先后被音译为袁纥、韦纥、韦护、乌护、回纥、回鹘、畏兀儿、委吾等。公元三世纪前，维吾尔先民们主要生息在漠北草原和贝加尔湖一带。五世纪后，陆续散布到天山、阿尔泰山和昆仑北麓。至七世纪受突厥统治。七世纪以后，回纥（袁纥、韦纥）逐渐强大，并融合了某些其他部族，成为一个独立于突厥等部族的古代民族。公元744年（唐天宝三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灭亡了所谓“后突厥汗国”，建立了以鄂尔浑河流域为中心的游牧封建汗国，史学界称“鄂尔浑回纥汗国”。

史籍所载公元4—6世纪出现的“袁纥”和“韦纥”，就是Uighur（维吾尔）这一族名的最早汉文音译。回纥汗国第四任可汗顿莫贺（780~789年）于788年上书唐朝，请求将“回纥”音译改写为“回鹘”，“义取迴旋轻捷如鹘也”

(鹘，即“隼”，鸷鸟之一种）。唐朝应允，并册封他为“长寿天亲可汗”。唐德宗还将女儿咸安公主嫁给了顿莫贺。回鹘汗国势力渐强，一度扩展到天山一带。

公元 840 年(唐开成五年)，因漠北草原的天灾和其他一些原因，回鹘汗国崩溃，其属部分三支迁徙。一部分人西迁北庭(今吉木萨尔)一带和塔里木盆地，和原住在此地区的胞民汇合，并且逐步融合了其他一些古代民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通过广泛吸收众多类型的古代文化营养而铸就了自身鲜明独特的民族特点，最后终于形成了现代的维吾尔族。

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维吾尔族人民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共同开发和建设了祖国的西北边疆。在捍卫和繁荣祖国边疆的历史进程中，维吾尔族对祖国历史和中华民族文化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现代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塔里木盆地周围和天山以北的一些地区。此外，在湖南省常德地区桃源县和河南省的个别城市里也有少量分布。据 1990 年 7 月 1 日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维吾尔族人口 7194675 人，占新疆总人口 47.47%，大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

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回鹘——葛逻禄语组。在维吾尔族的古典文学语言中，来自阿拉伯语、伊朗语的借词在词汇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同时，在很早的时期就从汉语中吸收了某些借词。在一些文献中，7—8 世纪时的古代维吾尔语常常以“古突厥语”指

称；9—14世纪时的中古维吾尔语类型，曾依据其地域分布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方言特征而被称作“高昌回鹘语”和喀喇汗王朝中心区域的语言——哈卡尼亚语（王朝语）或喀什噶尔语；约从14世纪后半期开始，在中古维吾尔语类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书面文学语言——察合台语。这一种书面文学语言超出了新疆的地域边界和民族界限，而被新疆和中亚其他一些同属突厥语族的部族所接纳，成为通用的地域性书面文学语言。了解这一点，对于正确认识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的历史特点和它与其他民族文学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察合台语直到16世纪前后中亚地区其他古代部族先后进入近代民族的形成过程后，逐步表现出互为区别的民族特征，分别形成了各个民族的近代和现代书面语。而在维吾尔族古典文学中，察合台语的阶段跨越了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持续到20世纪初。它体现了维吾尔族书面文学语言发展史上中古同近代相衔接，并向现代书面语言形态过渡的阶段。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使用过多种文字。在漠北时期及其以后（6—10世纪），使用过古突厥文，亦称“突厥鲁尼文”或“鄂尔浑——叶尼塞文”。这是由字母源于阿拉美亚字母，借自粟特文异体的一种楔形音节文字。8世纪起，古代维吾尔族采用窣利文（即粟特文）字母创制了回鹘文，自唐至晚明（8—15世纪），主要流行于今吐鲁番盆地和中亚楚河流域。这种文字最初由右向左书写，后由上至下书写。后来的蒙古文、满文字母就是由回鹘文演变而来

的。公元 10 世纪开始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维吾尔族逐渐采用阿拉伯文字符做为语言的表音符号，经过历史上多次的改造和规范，成为至今仍在采用的民族文字系统。

维吾尔族的古典作家们还使用过其他一些语言文字创作了文学作品，如摩尼文、粟特文、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等等。一些杰出的古典诗人成为著名的“双语诗人”。

维吾尔族人民运用民族语言和文字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她有许多极其珍贵的文学、绘画和音乐遗产，如英雄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大型哲理长诗《福乐智慧》，库车和吐鲁番地区的佛教洞窟壁画，大型古典音乐套曲“十二木卡姆”等，都历来为世人所瞩目，都是中华民族和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是在独特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古代维吾尔族生息、繁衍的西域，处于古代世界四大文化（祖国中原华夏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波斯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的交叉影响之中。从西汉至明朝初年，在长达 1500 年间，著名的“丝绸之路”做为纽带，在上述四种特质各不相同的文化之间建立了联系，造成了多向的循环，促成了东西方众多民族之间的文化大交流。维吾尔古典文学在继承了自漠北时期开始形成的民间文学传统的基础之上，又植根于古代西域多样化的文化沃土中而形成了它的历史发展过程。近代以来，在塔里木盆地及其周沿，曾陆续发现了使用至少 10 种古代文字记录的约 16 种语言文化的遗存。公元九世纪之后，新疆、特别是南部新疆“维吾尔化”的过程，毫无

疑问包含着维吾尔族对众多古代部族和民族文化精华的选择性吸收。

因此，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的第一个总体性的历史特点就是其多样性。古代维吾尔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地区，曾先后接受过萨满教、摩尼教、景教、佛教、伊斯兰教，接受过中原儒家思想学说的影响。但这决不意味着维吾尔族古典文学从整体上而言是“宗教文学”。恰恰相反，自维吾尔族古典文学产生之日起，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对立便开始了，这正是它的进步性所在。维吾尔古典文学对不同文化营养的吸收，使其作品表现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具有多样性，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它客观地反映了新疆做为古代世界四大文化汇流的唯一地区的文化特征。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的第二个总体性历史特点就是其开放性。在中华文学这个大系统内，它是最早同世界文学发生联系的文学。相对于我国汉语文学长期处于自我内循环的状态而言，维吾尔族文学同我国其他一些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一起构成了中华文学的外循环系统。印度古代文学、中古阿拉伯——波斯文学等都直接同维吾尔族文学发生过联系。它同阿尔泰语系其他语族的文学之间，与同属突厥语族的其他民族的文学之间，都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在中华文学的边缘地带，在与周边国家、地区和民族的文学关系上，中外文化交流以维吾尔族文学为典型代表，在文学主题、题材、体裁和其他形式诸因素上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态。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的第三个总体性历史特点是它始终使用民族语言和文字，不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文学传统，成为与我国主体文学（汉语文学）交叉发展与平行发展相结合的民族文学。一方面，它具有同汉语文学交叉发展的部分，在推动汉语文学的发展上有过杰出的贡献。如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元代维吾尔族散曲作家贯云石等即为代表性的例证。另一方面，它的文学主体则以民族语言和文字创作，与汉语文学平行发展，使它自身的文学传统得以充分发育，形成了代际间明确的历史继承关系。维吾尔族文学作为一种代表着地域和民族文化类型的文学，整体性地丰富和补充了中华文学。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的第四个总体性历史特点是它的书面韵文创作极为发达，达到了十分高超的炉火纯青的地步。维吾尔族古典诗人们植根于民间文学创作的沃土，把本民族悠久的口头文学传统与外来的书面文学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千锤百炼，最终形成了维吾尔族自身典雅优美的诗学传统。古典诗人们的不朽诗章往往成为民族精神和社会理想的代表、生活哲理的警句和箴言，收入启蒙学堂的教科书，成为“十二木卡姆”套曲的歌词而被人世代传唱。

由于这样一些总体性的历史特点，维吾尔族文学在中华文学系统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风格，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个多世纪以前，国际学术界就已经有人开始研究维吾尔族的古典作家和作品。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运用马克思主义文

艺学理论对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则主要开始于我国人民民主政权建立、特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之后。四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下，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翻译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一工作更是获得了长足的迈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研究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广泛团结学术界的各民族学者和专家，加快发掘、整理、出版和翻译维吾尔族古典文学遗产的工作。在199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汉文版的《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大系》丛书(暂定10卷)，连同新近整理出版的维吾尔文原版的古典文学作品20卷，一并做为向自治区四十周年大庆的献礼，呈献给各民族读者。这两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领导的支持和关怀，在此特别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参加此次编辑出版工作的各民族学者和文学翻译家们。由于他们的努力，才得以使广大汉语读者有机会系统地阅读维吾尔族古典文学中那些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从而进一步认识维吾尔族文学与我国主体文学和其他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充分认识维吾尔族人民在中华民族文化中杰出的历史贡献，充分认识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多采和由

56个兄弟民族共同缔造这一历史事实。应当说明的是，此次出版的汉文版《大系》，仍旧只是一种“精选本”，限于客观条件限制，有更多的优秀作品未及编入。我们热切地希望能有更多的各民族学者和文学翻译工作者加入到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中来，以便把维吾尔族古典文学译介和出版工作长期地持续地进行下去，进一步促进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交流，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做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对待文学遗产的首要要求就是历史主义地对待已经发生的文学现象。我们相信广大读者能够坚持严格的历史性，既不从今天的历史条件出发去苛求古人，又不盲目拜倒在古人面前食古不化和对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视而不见，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评价古代作家和作品，正确地解决对民族文化遗产“批判地继承”的问题，使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份能够发扬光大，为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研究会
1995年7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1)
福乐智慧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1)
译者序	(1)
序言之一	(16)
序言之二	(18)
第四章	对明丽的春天和伟大的布格拉汗的赞颂	...(28)
第五章	论七曜和黄道十二宫(36)
第七章	论语言的得失利弊(39)
第九章	对善行的赞颂并略论它的益处(43)
第十章	论知识、智慧和才华的好处(51)
第十一章	论书名的含义和笔者的晚景(59)
第十二章	故事开始——关于日出王的叙述(65)
第十三章	月圆来到日出王京城(73)
第十四章	月圆谒见日出王(84)
第十五章	月圆向国王说自己代表幸运(90)
第十六章	月圆向国王阐述幸运的实质(95)
第十七章	日出王向月圆讲述正义(110)
第十八章	日出王向月圆讲述正义的实质(114)

第二十章	月圆论幸运的无常和福气的多变	(136)
第二十一章	月圆对儿子贤明留下遗嘱	(151)
第二十三章	月圆向日出王写下遗书	(167)
第二十四章	日出王接见贤明	(192)
第二十六章	贤明供职于日出王宫廷	(197)
第二十七章	贤明向国王讲述智慧的形容	(230)
第二十八章	贤明论国君应具备的条件	(240)
第二十九章	贤明论大臣应具备的条件	(272)
第三十九章	日出王给觉醒写信	(291)
第四十章	贤明去觉醒处	(303)
第四十一章	觉醒和贤明进行辩论	(307)
第四十二章	觉醒对贤明论今世的缺陷	(332)
第四十三章	贤明对觉醒论借助于今生可以获得来世
		(348)
第四十四章	觉醒给国王写信	(357)
第四十五章	日出王第二次给觉醒写信	(377)
第四十六章	贤明和觉醒第二次辩论	(385)
第四十七章	贤明对觉醒论如何为国君供职	(393)
第五十一章	论如何对待哲人、学者	(409)
第五十六章	论如何对待诗人	(411)
第五十七章	论如何对待农民	(413)
第五十八章	论如何对待商人	(416)
第五十九章	论如何对待牧人	(419)
第六十章	论如何对待工匠	(422)
第六十一章	论如何对待贫者	(424)
第六十五章	贤明对觉醒论赴宴的礼仪	(425)
第六十六章	贤明对觉醒论宴请的礼仪	(434)
第六十七章	觉醒对贤明论遁世和知足	(439)

第六十九章	觉醒来到贤明处	(471)
第七十章	日出王与觉醒会见	(472)
第七十一章	觉醒对国王的告诫	(485)
第七十六章	觉醒染疾，召唤贤明	(526)
第七十七章	贤明对觉醒论圆梦	(533)
第七十八章	觉醒为贤明说梦	(538)
第七十九章	贤明为觉醒圆梦	(539)
第八十章	觉醒对梦另作解释	(541)
第八十一章	觉醒对贤明的遗言	(546)
第八十二章	胡马鲁向贤明禀告觉醒已去世	(571)
第八十三章	胡马鲁劝慰贤明	(572)
第八十四章	贤明悼念觉醒	(573)
第八十五章	国王劝慰贤明	(574)
附篇之一	哀叹青春的消逝和老年的到来	(602)
附篇之二	论世风日下和人心不古	(608)
附篇之三	笔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 对自己的告诫	(613)
真理的入门	阿合买提·玉格乃克	(618)
译者前言		(618)
一 赞颂真主		(625)
二 赞颂先知至圣		(626)
三 赞四位圣门弟子		(627)
四 赞埃米尔·穆罕默德		(628)
五 写成此书献埃米尔		(630)
六 论知识		(631)
七 论缄口		(634)
八 论世界的变幻		(636)

九 论慷慨和吝啬	(639)
十 论谦虚和骄傲	(641)
十一 论贪婪	(642)
十二 论宽恕忍耐	(644)
十三 论世风日下	(647)
十四 著者自述	(652)
抄本的跋诗	(654)

福乐智慧^①（节选）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 著
郝关中 张宏超 刘宾 译

译者序

《福乐智慧》(Kutadghu Bilik)是公元11世纪我国历史上喀拉汗朝^②时期用回鹘语(古代维吾尔语)写成的一部长诗。这部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名著,19世纪以来即为研究中亚及我国新疆地区历史和文化的中外学者所注目,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

长诗经后人校勘、整理,计存13290行,由85章正文和3个附篇组成。另有两篇序言。长诗作者为巴拉萨衮^③人优素甫(Yusuf)。作品成书于回历462年(公元1069—1070年),作者把它献给了当时喀什噶尔的执政者、东部王朝副可汗“桃花石·布格拉汗”^④,并因此荣膺“哈斯·哈吉甫”(Has Hajid)(御前侍臣)的称号。

《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的杰出代表作。我国已故著名作家老舍在50年代谈到这部作品时曾经指出,“它不仅是维吾尔族的宝贵遗产,同样也是构成祖国文化历史的宝贵财富”^⑤。维吾尔人民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不仅有杰出的作家(如贯云石等)直接参与了古代汉文学的发展过程,在汉文学史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且,更以其独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

① 选自民族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的《福乐智慧》汉文版全译本。

文化宝库,为祖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福乐智慧》以其集中概括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深刻内容、深闻博引的丰富哲理、优美典雅的诗艺和熔本民族传统与多种外来文化于一炉的开放格调而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在中国古代文化史和中亚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

公元 744 年(唐天宝三年),回纥部联合葛逻禄等部推翻了后突厥汗国,建立了与唐朝有密切联系的回纥汗国。840 年(唐文宗开成五年),回鹘汗国为黠戛斯所灭。回鹘诸部于是大规模迁入西域,与当地原有回纥游牧部属和土著居民融合,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0 世纪到 11 世纪,我国出现了与宋王朝并存的几个政权,诸如北方契丹人的政权;青藏高原部分地区的吐蕃人政权;河西走廊的甘州回鹘政权;土鲁番盆地及其周围地区的高昌回鹘政权以及从库车西部到布哈拉、从伊赛克湖到和田的喀拉汗朝政权等。初以拉萨衮、后以喀什噶尔为王都的喀拉汗朝政权,是古代维吾尔人参与建立的一个王朝,在整个中亚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中,曾起过重要作用。

《福乐智慧》的产生,标志着维吾尔族文化史上漠北时期的结束和另一个新时期的开始,鲜明地体现了自漠北时期便开始形成的自身文化传统在新条件下的延续、丰富和发展。

回鹘西迁以后,在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社会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喀拉汗朝时期,农业、手工业已发展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部分,定居和城市化也普及了起来。喀什噶尔、巴尔楚克(巴楚)、拉萨衮、讹塔拉、法拉甫、撒马耳罕以及类似的大的经济、商业和文化中心,也都出现了。